

总是在雾中告别。天未明的雾,浓浓的,家中的油灯,忽明忽暗,像是萤火虫一样。阿哥把一件连夜改的旧衣穿在他的身上。12岁少年羸弱的肩上,也有了单薄的行李,口袋里有着几张纸币一些铜圆,那些钱币,便是嫂子一遍一遍数过,捏出汗来的。嫂子将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入他的口袋,背过身子,用手背拭着泪水。

下山,总是缘溪而行,在层层叠叠山的褶皱中,一道溪水,旁有村路。村路和溪流总在两山之间,缀满小小的草和小小的花。溪水会喧闹,跌宕跳跃,他却只能一步一步,穿着草鞋的脚默默走在土路上。村路终了,是一座塌了一半的石桥,溪水由桥下汇入了河里。小心跨桥,便有邻村的数个少年在那里,打过招呼,便知道和谁同行。他们走了一段官道,眼前便是渡口。渡口在一个宽阔的河湾边,水上浮着很多木排,挤挤挨挨,占去了河道的一半,随着水波起伏。

一路上絮絮叨叨,已经各自明白前辈在哪一座城,哪一个行当。把刚刚结识伙伴青春的脸庞看了又看,将眉眼刻在心里。他们出自共同的山坳,从同一条小河出来,他们总是乡里乡亲,便也知道,

即使天南海北,若是遭遇困厄,总可以找到一起走过山路,跨过溪水的人。

在渡口过了一夜,师傅的船就过来接他了。师傅也是本乡人,在上海,做的生意不小,这一次,运的是春茶。上了船,师傅便说,会不会卷纸媒子?他疑惑着摇了摇头,师傅就拿出一只方方的月饼铁盒子,里面有不少黄色草纸卷成纸媒,排在那里,师傅划一根火柴,点燃了一根纸卷,用手挥了一挥,火柴梗灭了火,掉落在碧清的河水里。师傅呼噜噜地抽着水烟。然后说“捶腿”,他便捏着两个小拳头敲着,师傅伸了伸懒腰,呵呵地笑:“你可跟着我发财。”他们就这样到了上海。

站在村口的兄嫂,见到雾气中的身影越来越淡,淡到看不见。旧衣已然在弟弟的身上。哥哥便换一件更旧的褪了色的上衣,他有一身种田的本事,便扛上犁耙,去吆喝着老牛。嫂子也下地割草去了。背上是一岁多点的阿侄,这里的女人总是双手不闲。

那些话,都是很多年前,某个闷热的夏夜,在上海弄堂,他摇着蒲扇当

## 家在四灵山水间

胡廷楣

闲话说的。说了多少年上海话,依旧带着徽州口音。

他便是这样从徽州的山里出来,至上海落脚谋生,成为学徒。捶腿、点水烟、生煤炉、做饭,他的菜烧得不错,就是没有师傅那样滑头。

他说,当年哥哥答应,若是家中境况好些,便替他找一个女子,也会做活的,便去信,让其回家结婚。他也说,若是他师傅发大财了,他跟着积攒了钱财,他就回家,帮兄长造房子。

一样的乡愁,分为两半,一半在远行人,总是山水老屋,父母兄妹一半在留在老屋中的人,明知道自己的骨肉,有出息必在山外的世界。平时牵挂的是他们的日常,外面一有战乱,牵挂的便是他们的生死。

可惜,他一直住在石库门的亭子间里。直至“文革”结束,才有了工房,口袋中也有几个余钱。女儿便问他,是不是回乡一次。他便瞪大眼睛回答说,老家已经无人了。

他活了九十三岁,八



十年,没有回过一次乡。女儿便立志,安葬老父之后,替他回去看看故乡山水。

在新安江支流边的一个村落,见到了渡口。询问一位老者,山里人以前是否从这里出来,老者称是,便又说,如今熙熙攘攘的人群,少有回乡的故人,都是来看山水旧屋的游客。她便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,想象一个孩子如何跳上木排。

在徽州,清晨穿过浓浓的雾,走过一幢幢老屋,雾里的老屋,淡淡的,有人挑着担,在山路上走出了雾。傍晚沿着溪流走,水清,农妇的双手浸在水里,淘好了米,破好了鱼,便在水里洗葱,叶是清的,根是白的,那双被水泡红的手,搅出一圈圈涟漪。傍晚,炊烟落了,电灯亮起。四方方的天井里,便摆了一桌饭菜。老者见有游客,便笑着让进院子。看着墙上镜框里的照片,那是在山外的游子,在哪里上了学,又去哪个大机关工作。再看墙上的奖状,一一指点饭桌上的男女两个孩子,哪张奖状是孙子得的,哪张奖状又是孙女的光荣。

到了山上,一个上千年的村子,一村同姓。多有石头铺成的路,亦有真

正的老屋。他们说本村可称为朱子理学渊源之地,徽商儒贾之乡。

立在村口的碑石上,文字已经不及商贾,仅仅镌刻着成功的儒者:

一门九进士,六部四尚书,二科六举人,两榜四进士,棠棣四联辉,乔梓一联芳。

宋至清末,中进士24人,太学生、贡生69人,在朝为官126人,七品以上官员75人,封赠大夫17人,有著述者62人,著作156部、335卷,入《四库全书》17卷。

见到那碑,是在一个上午。远望一缕青烟升起,噼噼啪啪一阵鞭炮之声。车近,便闻人声鼎沸。有人在欢迎我们,迎我们到停车场地,问我们是哪一支,先人是何人。有着红字标语贴在墙上,是那种招待远道来自家人的热情和隆重。原来,他们在祭祖。回身拱手说抱歉,虽然和徽州有些牵连,只是偶然过来的游客。

转而走进狭小巷陌。古徽州最吸引人的地方,是那种有着相近的形制,而又千变万化的住宅建筑。慢慢走着,看着。一个屋顶,一面墙便能读到一首关于家的长诗。

“家在四灵山水间”。谁刻的一方石章?他是徽州人吗?

白果(银杏)有好看和不好看的。好看的有椭圆的身子、对称的尖头,染成不同颜色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总之,我收到了小礼物,三颗白果,大红、翠绿和深紫。给火柴盒底垫一层白棉花,那是白果的床,再给入住的白果盖上一层白棉花当被。关上盒子,爸爸说,能捂出新白果呢。我深信不疑,以为有了类似魔盒的宝贝,我痴迷电影《宝葫芦的秘密》,好想有个宝葫芦啊,如今能有个宝盒也行。我每天把火柴盒拉开一小半瞧一眼,再瞧一眼,三颗,还只有三颗!爸爸说,你老去开门,反而耽搁捂白果了。

几周后的一天,我从夏天的午睡中爬起来,还没醒透,听见妈妈喊,“快去看看你的火柴盒,我好像听见里头有动静呢。”脑袋昏沉沉的,我打开盒子,多出两颗白果,定睛再看,彻底醒了,多出两颗,虽不是彩色,可到底给捂出来了!“了不得,真捂出白果来了!”爸爸和妈妈对视而笑,好像知道我长大了才会懂的玄机。

也不过几个小时,晚饭时,妈妈已给我缠得没办法。“再过几周,就能捂出更多白果了,盒子太挤怎么办。”我问。妈妈说:“这盒子只能捂出两个。”“为什么,为什么?”我跟着问。妈妈又说:“傻丫头,是你舅舅来玩,看到捂白果的火柴盒,说自己兜里正有两颗白果呢,便放进盒子里去。”

原来是这样,唉,怎么是这样!“拿你开心的呀,你不是喜欢宝葫芦嘛!”爸爸还笑!彩色的白果总能在小贩手里买,没什么大不了的,气人的是,捂白果的魔法一下子没了。我的魔盒变回普通火柴盒,那细心铺好的棉花被,一床垫的、一床盖的,瞬间成了没用的两团棉絮。

没错,认识银杏树之前,我先认识了白果,我魔盒里的白果。那只火柴盒还有其中白果的下落,我记不真切,按说珍贵的东西总有郑重的归宿。

使劲一想,我眼前出现一双冬天的黑棉鞋,像一对粽子。并拢的两脚间,夹了颗白果。双脚一蹦,我想把白果蹦到远处。白果掉落,差不多还在原地,我的脚落地,咔嚓一声,不是棉鞋绷了线,是白果让我踩了个稀巴烂。“哈哈哈,有笑声。夹杂着喊声,“哎呀,哎呀。”我没喊也忍住了哭,玩耍的快活和白果破碎的苦涩在心里搅成稀烂,我的白果没赢,也没因为输而落入别人的手里、兜里,而是顷刻间毁了……早知如此,就不该蹦白果,只让它留在纸盒里,或烤了,烤成金黄的模样,丢进嘴里,感觉香甜糯口的滋味。

## 几颗白果的家当

王晔



2012年3月14日,南非一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不幸去世了。

第二天早上,他的妻子打开家门时,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在眼前——

二十一头大象在他们的小木屋门前徘徊。它们神情肃穆,满面哀伤,如泣如诉地发出哀鸣。

两天两夜都不离开……她想起了,这些大象,是她的丈夫救过的。

那是1999年,野生动物园里,因象群闹事,而要被全部射杀。在此紧急关头,他们把只剩七头的大象,用卡车运到他们的自然保护区来。

这个保护区,是他的丈夫不惜倾家荡产,购买了5000英亩土地打造的。



我坐在客厅里,隔着一道玻璃门,看向阳台上的那盆“夜皇后”,从四月初到六月底,它默默酝酿,从一颗毛茸茸的凸起,到近二十厘米长的巨型花苞,碰见一个阳光特别毒辣的下午,当夜就能盛放。此刻,我想过推开那扇分隔客厅和阳台的玻璃门,用手机摄像,但又惧怕露天阳台扑面而来的潮热气息。是的,山城的夜是不会退热的。何况,我心里存着事,心头更是毛毛躁躁。

客厅里空调一直嗡嗡运作,我起身到餐桌旁制作一杯简单的柠檬水,额头竟不知不觉冒出细汗。母亲和女儿都喜欢喝柠檬水。这会儿,她俩一个人在回成都老家的路上,另一个则刚刚结束课外辅导,正走向公交站台。她们是我此刻焦虑的源头。

母亲年过七旬,平时和父亲住在成都,老两口时不时到重庆帮我。最近一次,因为父亲要复查种植牙,她便一人来了。两天前,她听说父亲每顿饭都胡乱对付,便有些坐不住了——父亲一辈子都有女人照顾,前面四十多年是我极善烹饪的祖母,后面这三十年是我精细

## 动物的感恩

蔡旭



与美军交涉,斥巨资抢救了余下的三十五只珍稀动物。2006年,刚果动乱,是他冒着危险同叛军负责人沟通,恳求不要杀害举世罕见的北方白犀牛。十多年了,他们抢救的狮子、老虎、熊、犀牛、斑马、鬣狗,已不计其数。

如今,面对这群赶来哀悼他的丈夫的大象,她不禁与象群一起,淌下感伤的泪水……

令人感动的一幕,并没有就此过去。

2013、2014、2015……每一年的3月14日,这一群大象都会在同一天归来。这个永志难忘的日子,已经刻骨铭心地融化在象群的血液中了。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应有知恩图报之心。

连动物都懂得。连被人讥笑为“大笨象”的象,都懂得。

2003年,伊拉克巴格达动物园遭美军轰炸,是他不顾生死,与美军交涉,斥巨资抢救了余下的三十五只珍稀动物。2006年,刚果动乱,是他冒着危险同叛军负责人沟通,恳求不要杀害举世罕见的北方白犀牛。十多年了,他们抢救的狮子、老虎、熊、犀牛、斑马、鬣狗,已不计其数。

如今,面对这群赶来哀悼他的丈夫的大象,她不禁与象群一起,淌下感伤的泪水……

令人感动的一幕,并没有就此过去。

2013、2014、2015……每一年的3月14日,这一群大象都会在同一天归来。这个永志难忘的日子,已经刻骨铭心地融化在象群的血液中了。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应有知恩图报之心。

连动物都懂得。连被人讥笑为“大笨象”的象,都懂得。

过日子的母亲。父亲面子薄,到菜场不好意思“只拿几根菜”,要买就是一大把,一个人总也吃不完,只好由着放烂,可也舍不得扔。再者,他不会做荤菜,因为怕肉“弄不熟”。母亲放不下父亲,便决定打道回府。和以往一样,母亲嫌高铁太贵,坚持让父亲帮着买不到一百元的动车票,最终只买到傍晚出发的车次,到达成都站晚上七点过,到家则将近九点。这会儿,动车已经到了成都,母亲应该正朝地铁走去。她会用微信刷地铁票吗?中途换乘的时候会不会出错?小区门口的大马路车水马龙,千万要当心!几年前,父亲过街的时候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上,治了两个月。往常都是一对老人往返成渝,如今就我妈一人孤零零地走,况且这几年她的脑力体力大不如前,难免叫人担心。

原本我应该送母亲回去,可女儿这头又离不得人。她初二眼见结束,马上进入“初升高”的关键阶段,功课格外吃紧,生活上自不能吃亏。对于女儿,我

## 水面风光

(中国画)

霍春阳



们一直格外爱护,以至于念初一了都不让她碰暖瓶,生怕烫着;出门从来都有大人陪着,生怕发生意外。然而,娇养着的女儿,也会主动要求长大。今天下午她打电话告诉我,晚上她要独自坐公交车回家,“妈,我的同学都是自己回家,再说这条路线我已经熟了。”在她的强烈要求下,我只得点头应允。但也一再告诫她,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搭话,不要接陌生人的任何东西,发现异常就拿电话打“110”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透明水壶里,浮在柠檬水表层的冰块渐渐融化。夜色渐浓,阳台上的“夜皇后”微微开放,像一只只白玉做的大酒杯。我已没有心思看花,只是一味焦灼思考,我要不要给她们打个电话,看看她们走到哪里了?但转念一想,平时母亲都不大听得见电话,嘈杂的地铁里,或许更听不见;女儿忙着接电话,可能会下错站,她坐的那班公交车,站点与站点之间,相隔很短。好热呀,我越觉得屋里的空调

## 心安即清凉

李燕燕

制冷能力有限。这时,我竟然同情起阳台上的“夜皇后”:你们在闷热的空气里开放,难道不难受吗?

突然,手机响了一声,是父亲发来的微信,“我已经地铁站外接到了你妈。”我长吁一口气,心放下了一半。外面起风了。十分钟后,女儿回家了,一脸兴奋地跟我说:“妈,你看,我可以自己坐车的,请你以后不要再专门接我,我长大了!”我倒上一杯柠檬水递给女儿,她大口喝着,说:“真凉快呀!”此时,我也觉察到屋里的清凉。轻松和喜悦从心底升起,我不惧怕屋外的热气了,决定出去为“夜皇后”拍照留念。此刻,十来个花朵已全然绽放,每一朵,都能有碗口大小。

用力推开厚重的玻璃门,一大股糖果般的甜香味扑面而来。奇特浓郁的花香,让凝固的空气一下子化开了。

## 十日谈

心静自然凉  
责编:殷健灵

制冷能力有限。这时,我竟然同情起阳台上的“夜皇后”:你们在闷热的空气里开放,难道不难受吗?

突然,手机响了一声,是父亲发来的微信,“我已经地铁站外接到了你妈。”我长吁一口气,心放下了一半。外面起风了。十分钟后,女儿回家了,一脸兴奋地跟我说:“妈,你看,我可以自己坐车的,请你以后不要再专门接我,我长大了!”我倒上一杯柠檬水递给女儿,她大口喝着,说:“真凉快呀!”此时,我也觉察到屋里的清凉。轻松和喜悦从心底升起,我不惧怕屋外的热气了,决定出去为“夜皇后”拍照留念。此刻,十来个花朵已全然绽放,每一朵,都能有碗口大小。

用力推开厚重的玻璃门,一大股糖果般的甜香味扑面而来。奇特浓郁的花香,让凝固的空气一下子化开了。

## 时有微凉不是风,请看明日本栏。

王晔

## 散曲二首

王养浩

忆江南致友人  
惊蝉鸣,梅雨道已尽。酷夏炎炎汗水涿,顽童纷纷碧水浸。昨夜入梦境。

醉中天骄阳  
举目望窗外,红日映云彩。笑指仲夏睡莲开,翠柳浓荫来。碧湖华舟花海,欲上廊台,挥毫抒怀。